

## 草庵寺的梅花

□王祥夫

我今天来到了福建晋江的草庵寺，真是奇怪，在我们北方现在已经是冰天雪地，但这里却下着让人一点都没有感到寒冷的小雨，雨像雾一样让远远近近变得一片迷蒙，周围的一切都还绿着，我想这是一个写生的好地方。

还有就是花，许多的花现在都同时开放着，这让我想起去年在云南丽江，也是这个季节，桂花居然和梅花一齐开放。

让我十分吃惊的是，我下车走到草庵寺的庵下的树丛前，就看到了星星点点正在细雨里开放的梅花。我一开始怀疑它不是梅花，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六株都在开。我过去闻了一下，几乎要叫出声来，真是梅花。除了梅花还有什么花能这么香？但这草庵寺的梅花可真是小，有点羞涩的样子，好像不敢开，但还是开了。在冬天的细雨里，可真是香。

这几树梅花比我高出一米多，花枝上星星点点，是那种淡粉色的梅花。梅花是杏科，我知道这几天济南大明湖的腊梅正在开放，但那是腊梅，腊梅虽然也叫梅花，但实际上它不属于梅。梅花是杏科属植物，而腊梅却是蔷薇科，你只要细看就不难发现腊梅在花型上与梅花的区别。腊梅的花瓣是尖的，是一瓣紧压着一瓣，花瓣有些透亮，好像是受了冻的那种样子，其实它是不怕冻的。腊梅花开起来的时候都是下垂的，就像是一个个的小铃儿，而梅花却不是这样。

梅花从花型上讲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单瓣，一种是重瓣。我不太喜欢重瓣的那种，我画梅花从来都是单瓣。元人王元章画梅花也都是单瓣，但宋人所谓的官梅却有重瓣，想来是当时的名贵品种或者是由宋代宫苑园艺家们新培养出来的品种，民间还很难一见。总之我不喜欢画重瓣的梅花，重瓣梅花画不好就像是开花十分肥硕的碧桃。在这种季节里梅花便已经开放，我当然是想不到，所以晋江草庵寺的这几株梅花给了我一个惊喜。



别人都已经沿着石级上到上边去看摩尼佛了，而我还留在下边，下边只有我与梅花，我看了这株看那株。我把梅枝轻轻拉下来，把鼻子凑过去，梅花可真是香。我想这应该是南方最早开的梅花，杭州的梅花与武汉的梅花这时候都还不到开花的时候，都还在睡觉。它们最早也要到了春节才会慢慢开起，而这里的梅花却迫不及待了，好像是它们专门为了我的来到而开，我心里这么想，所以窃喜。

关于晋江的草庵寺，前年和去年我已来过两次，这是第三次。每次来了都要看看弘一法师写在那里的联语，特别能打动我的是其中的一句，我不止一次在这句刻在石柱上的联语下拍过照片。这句联语的下联是“毋忘世上苦人多”，只此一句，每每便觉被当头棒喝。身为作家，这句话来得尤为重要。

晋江的草庵寺名气真是大得十分了不得，信仰摩尼佛的教派在古时被称之为明教，金庸的小说里便曾写到过这个明教。而有人说金庸是在杜撰。某年在草庵寺下边的古进边发掘出很多刻有“明教会”的瓷器残片，一时轰动了国内外，前来参观的专家学者后来都认为晋江的草庵寺是全国乃至世界唯一存在的遗址。为此，金庸兴奋极了，对人们不止一次说：“是吧是吧，我在小说里写到明教，不是我杜撰吧？”

草庵寺是我们国家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也是世界现存唯一摩尼教寺庙遗址，现在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草庵寺始建于宋绍兴年间，因为最早只是供人们聚集的草庵，故名草庵寺，元代顺帝至元五年（1268年）才改建为石构歇山式

建筑。

福建晋江是个好地方，一是摩尼佛古教的实体建筑和那尊造像只有晋江有，二是梅花，我心爱的梅花。明年吧，明年我再来，在细细的冬雨里画我喜爱的梅花。

## 谈天说地

## 一步步逛去

□高洪波

“逛”字的发明人很聪明，一个狂加一个走之底，把出外闲游者的意趣神态一下子点题，让人生出许多非分之想。

在《辞海》中，“逛”字只有四个字的解释：“出外闲游。”这起码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层是“逛”不能在家里，在家叫待着，蹲着，或猫着，如果您愿意走动，也只能称“踱步”；第二层意思必须有闲暇，有闲情，且有闲趣，否则那不叫“逛”，叫赶路；第三层意思当是悠然地、适意地、东张西望地散步，偶有专注，也仅只是一时兴发，散步是主流新潮主要目标，否则就成了直奔主题的急行军。

我是属于喜逛又厌逛、时逛时不逛的一类人。在北京家里一待，蛮自在地沏一杯茶，听听京剧里的老生唱腔，比到大街上参加人挤人运动舒服得多，所以我讨厌逛。但是话也不能说绝了，赶上一天秋高气爽，带上女儿到附近公园走走，踩着“沙沙”作响的秋叶，聆听秋蝉告别演唱，或是卧看流云与风筝逗闲子，枝头红彤彤的柿子冲你笑得灿灿然，你会觉得今天逛得痛快！

不久前同一批文友逛福州，从商店、画店、寿山石店逛起，直到菜市场海鲜市场为止，逛得腿肚子转筋方才作罢。逛一逛不打紧，在商店门前的花坛里，我发现一枚纽扣状的土块，捡起一捏，发现土里包着一枚古钱。回到住处用水冲洗出来，竟是一枚宋朝的“嘉祐通宝”，这宋钱和苏东坡王安石属同一时代，没准当年曾被逛的祖宗苏东坡捏起去买过茶叶呢？！

现在在这枚逛的结晶“嘉祐通宝”静静地卧在我的台灯下，铜绿斑斑，在夜深人静时与我独眼相对，默默讲述着它逛了八九百年的故事。于是我认定出门

在外非逛不可，该逛而不逛，枉对绿水青山锦绣意，甚至一个大钱也不值！

在北京逛街，顶好是骑自行车，这是半自动化的一种逛法。另外最好是在雨中，当然不是倾盆大雨，那是成心当落汤鸡。斜风细雨，行人稀少，你慢慢地驱车驶过宽阔的东西长安街，左顾无人，右盼无车，委实也是一种难得的意境。

有一次到故宫参观一位收藏家的展品，可以骑车进东华门。我就恰恰赶上了一个雨天，首次骑车逛故宫，发现偌大的故宫里空无一人，满目是绿树红墙黄屋顶，加上淅淅沥沥的雨声。路平如镜，雨脚如丝，你一路驰去，古城的静谧、故宫的神秘，衬以历史背景的各种想象，把“逛”推到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极致。

这是一次诗意盎然的逛，因为我感到故宫里骑车游逛的惬意，尤其在雨中逛故宫的难得，索性放弃了那次参观。故宫本身就是一件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能允许我骑自行车四处把玩欣赏，独自借雨纱雾幔的遮掩尽情浏览，本身就抵得上一百次平庸的参观。

正因为逛的实质是在自己自在的心态支配下的散步，我从内心深处期望着去逛。像卢梭或康德一样，像歌德和席勒一样，像在伦敦图书馆的马克思一样，任凭心灵去思想的原野漫步，听任智慧向历史的山地攀登，这种逛尽管劳神又费力，但毫无疑问是最高层次的一种逛。

我不敢说自己此生能否达到这种境界，但我愿意借助稿纸的小方格去一步步走去，或曰一步步逛去，那么我相信自己不虚此生，再补充上一句吧——不虚此逛！

## 大家V微语

## 别让情怀毁了胸怀

□任人

●情怀到底是个啥？巴山夜雨是情怀，西窗剪烛是情怀，红袖添香是情怀……到如今，连原木家具、夜跑暴走、怀旧烫发、马砂撸串都成了情怀。

●也不能怪普罗大众，最先消费情怀的商家，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词汇“粉丝情怀”。有了这四个字，消费情怀才能真正变成“情怀消费”。于是消费者前赴后继、义无反顾。

●为了情怀去消费，你能得到什么？除了消费品或者享受到的服务外，能让人更重视的或许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如果大多数人能满足于这种良性循环，原本也是一种排遣生活压力的好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幸福感容不得半点质疑，甚至无力对抗任何不同意见。

●你说电影不好看，他说电影真好看，你说的是感受，他谈的是情怀。从豆瓣影评页能一路翻过微博、踏平微信，径直吵到知乎上去；你觉得他矫情，他觉得你脑残，从唧唧歪歪到隔空对骂，除了一团乱麻什么都剩不下；你没法理解他到底在high什么，他说看不懂的人品位都太low，明明是鸡同鸭讲，偏偏要辩出个是非曲直。

●《现代汉语词典》为“情怀”准备了两条释义：心情、胸怀。如果整天念叨着、标榜着情怀，却只顾自己心情而到处发泄和攻击的话，未免失了胸怀。

## 那些年那些事儿

## 老师教给我的

□孙小琪



宅在家的日子，很多人开始整理旧物。有一天，一张中学时代老师们的旧照，一时间就传遍了初高中各个年级的微信群，附言：能不能标出每位老师的姓名？大家纷纷响应，流露出深深的怀念。

这是上世纪50年代17位复兴中学的老师，随意地坐或站成三排。背景像是在公园里，有树和不规整的石头台阶。老师们大多表情松弛，穿着也松散。除了一位身着陈旧的西服打着领带，其他都是中式外套。女老师们穿着衬衣或是两用衫。

我是六七届初中生，只上过两年初中，这张照片上的老师，教过我的有两位。一位是历史老师宗震益。宗老师不苟言笑，照片上的神情，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宗老师讲课常常激情澎湃，有一次讲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发现了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下颌骨，发现石头制作的工具、用火的遗迹。大约是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出土的中国猿人化石，在战争中遗失了，宗老师痛心疾首：“我们的祖先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还有一次，讲到八国联军索要的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啊……”我和同桌顾素云坐在第一排，宗老师激情之下唾沫飞溅，我俩就夸张地把书本竖起，低头躲在书的后面，脸对脸吃吃地笑。很多年后，同学聚会，我用宗老师浓重的方言模仿他说的这两件史实，一桌人哄堂大笑。过后我有点怔忡，宗老师当年，是真正痛心疾首的啊。

另一位教过我的是英语老师孙亦椒。孙老师右手随意地揣在外衣口袋里，短发微卷，清瘦、淡然、微笑着，一如她当年走进教室时的优雅模样。孙亦椒老师的嗓音圆润有共鸣，讲课如歌吟

般优美动听，她鼓励不敢大声朗读的同学loudly，表扬发音准确的同学nice。她使我感到，英语是美好的。很多年后，每当有人问，“你的英语是在哪里学的”时，我总会想起孙亦椒老师那纯正的牛津英语，我不好意思说，我的英语只有这可怜的一点，是复兴中学的英语老师教的。

孙老师在后来形势大变的时候，和我们班同学一起下过乡，和大家一起打地铺。记得有一次我见她精神很差，她只是很简单地说，晚上睡不着。孙老师抗战胜利那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英语系，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部做翻译。军调处的任务是化解国共内战对峙，最终因内战全面爆发而解散。而孙老师因了这份前后半年余的第一份工作，20年后遭受多少屈辱和摧残！我知道这些，是最近几年的事了。在我中学毕业30年校庆时，孙老师也来了，一如既往地微笑、淡定。我给老师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之后不久，就收到了孙老师给我的一封信，她说看了我写的书，很喜欢也很高兴，尤其那15则旅美日记，“我也去过美国啊，我怎么就写不出来呢？”信是认认真真写在信纸上的，信中内容也如老师当年讲课一般认真、简洁、明了。我当时有马上去见老师的冲动。可是因为忙，终究还是放下了。前两年，在夜光杯读到曹雷一篇短文，说怀念她的俄语老师孙亦椒，我几乎以为她搞错了。后来才知道，建国初期，因为国家需要，复兴中学好几位英语老师都去学了俄语，孙亦椒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她就成了优秀的俄语老师。

我的老师们远去了。他们教给我的，是一种专注的热爱和真挚，那是一颗纯洁的种子，随着年龄慢慢发芽长大。